

莊勇

## 母校校慶



聞話雜誌

筆者1974年舉家從香港移民來菲時，家住計順市，父母給我們兄弟姐妹報讀基督教靈惠中學。第二年遷居華人區，於是轉學聖公會中學。

能在聖公會讀書是何等福分，因為筆者在靈惠求學的那一年當中，認識了主耶穌基督，並且接受祂為個人救主。然而當時的信仰根基尚很薄弱，加上星期天一直都沒有機會到學校參加主日學，倘若當時轉學到其他學校，筆者的基督教信仰或許會不了了之，惟很幸運報讀了母校聖公會中學，她也是一所基督教學校，筆者的信仰根基就是在這裡逐年鞏固，同時還受洗加入了教會。

母校聖公會中學不但傳授給筆者豐富的文化知識，同時也讓筆者領悟到許多珍貴的待人接物之道，更加重要的，就是她讓筆者進一步認識天父上帝和耶穌基督。母校帶給筆者一個愉快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也很少同學成為了知己好友，更向筆者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母校的點點滴滴，筆者畢生難忘。

自從在1984年先後完成中英文的學業離開母校以後，就很少跟母校有互動。雖然跟不少同窗迄今仍保持頻密聯繫，但母校的一些整體活動卻很少參加。中英文班級友會的活動倒是時有參加，校友會的則是少之又少。之前只參加過由校友會舉辦的兩次校慶活動，其中一次是2017的建校一百週年慶典，在PICC舉行，那次的氣氛極度溫馨熱鬧，盛況空前，迄今仍難以忘懷！

今年是一個意義非凡的年份，是筆者英文班畢業40週年，我們級友會隆重舉辦慶典活動，級友和同班同學踴躍參加，大家共度一個歡愉的夜晚。畢業40週年慶典接下去的一個星期，是母校107週年校慶，校友會於7月21日中午，在母校小學部大禮堂舉行了一場慶祝母校創立107週年校慶暨校友會成立78週年回校聯歡大會。英文班幾位要好的級友相約參加是場盛會，於是訂了一桌。

當天上午10點多，我們就到達了會場。筆者是就坐英文班（1984屆）的桌位，

但非常湊巧的是，中文班（1981屆）也訂了兩桌，而且就在筆者隔壁桌，很高興能夠同時跟英文班和中文班的同學歡聚一堂。

本次活動的主題是「懷念恩師！無私奉獻！永誌不忘！」，旨在感謝母校的栽培和恩師的辛勞，並再次重溫那些珍貴的校園時光。說到懷念恩師，母校的導師重道風氣實在令我們引以為豪，菲華社會不少大社團近年一直提倡導師重道，但是有幾所由那些大僑領擔任董事的華校，被聽聞關懷一些已離校多年的退休和離職教師？他們當中有不少是無依老人，真正需要關懷。

當天，母校邀請了幾乎所有尚健在的中英文教職員，並按每人服務母校的時間長短，分別向他們頒贈慰勞金。多年來，母校每逢舉辦大型或者是重要活動，一直都有邀請這些退休和離職老教師參加，母校的重情重義，令人十分感動。

序幕開啟不久，聖公會中學合唱團演唱了校歌，在座各位校友亦起立隨著那優美的旋律開口吟唱；熟悉的旋律聲入耳，校友們彷彿回到了昔日的青蔥歲月。歌詞的每一句每一字，都勾起大家對母校的串回憶。

其間，我們幾位同學一起去跟多位中小學的師長們打招呼。這些老師一部分當年還是青春少女，如今都是年過古稀的老人，當年較為年長的老師，如今已屆耄耋之年，令人感到安慰的是他們尚健在，可是為數不少的師長們經已作古，令人深感遺憾。

當天遇到一位歲數比筆者要大的學長，筆者告訴他我們當年正值黃金年華的師長們，如今全是老爺爺和老奶奶；他回應說：「還好你們這一年齡段的校友們還有一些年邁師長，我們當年的師長都已不在人世了。」人生無常，我們應該珍惜每天生活中所擁有的一切人事物，將來失去了才不會後悔。

令我們1984屆級友們引以為豪的，是母校現任代校長許月兒校友，是我們的級友，她是一位很出色的傑出校友，令我們與有榮焉。

希望她能夠帶領我們的母校，攀上時代的新高峰！再次預祝母校再創輝煌！

7/23/24 (二)

林偉忠

## 菲律賓還要繼續做美國盟友嗎？



讀者來信

據菲律賓《馬尼拉時報》報導，在一次召開的美國國家新聞俱樂部線上媒體簡報會上，多名美國情報和外交政策專家就菲美關係和南海問題向菲律賓發出警告。這些話直接給了天真的菲律賓政客一記重拳，也道出了菲美關係的本質。

美國海軍陸戰隊前情報官員斯科特·里特（Scott Ritter）在簡報會上說：「美國正在利用菲律賓，菲律賓人要清楚，你們只是美國的工具，被利用的工具。當這個工具沒用的時候，我們就會拋棄你。」他還提醒菲律賓人要成熟一點，做負責任的事，把握好自己的未來。要搞清楚美國不是來幫助他們的。退役上校理查德·布萊克（Richard Black）告誡菲律賓不要成為美國的工具，不要被好戰的美軍牽著鼻子走而捲入武裝衝突，否則只會給菲律賓人民帶來災難。

此外，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在接受採訪時，對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角色發出質疑。

他說，美國不是南海域內國家，但它似乎很喜歡煽動國家之間展開對抗，甚至「引導」它們走向戰爭，就像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發生的那樣。因為一旦爆發戰爭，美國就可以對外兜售大量武器。

其實，在本世紀初，也就是阿羅約執政時期，菲中關係迎來「黃金十年」，結果引發美國對菲律賓偏離傳統親美外交路線的擔憂。

在奧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後，美國把所有矛頭對準了中國，積極介入南海問題並暗中給予南海主權聲索國相關援助，以增強它們與中國對抗的能力。至此，菲中關係一落千丈，根本原因正是在美國的慫恿下兩國之間發生海洋爭端。

拜登政府執政後，美國重拾盟友關係，四處拉攏盟友對付中國。在此背景下，美國加大了對菲律賓的政策攻勢，明目張膽地在南海問題上拉偏架，攻擊中國

對菲律賓「脅迫」，還一再表達對菲律賓的安全承諾，把菲律賓推到與中國對抗的前沿。有軍事專家認為，美國反復重申所謂的「鋼鐵般承諾」，是為了鼓動菲律賓繼續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進行挑釁，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美國希望看到的是菲律賓在南海牽制中國精力，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發展。

菲律賓自認為受到了美國這個「老大」的重視，可以幫助其實現經濟發展和軍事現代化。馬科斯還表示有望獲得美國企業對菲1000億美元的投資。但根據美國的一貫套路，其承諾少不了畫大餅的成分，尤其在大選年的背景下，美國的經貿政策更是充滿不確定性，菲律賓的期待是一廂情願！而在軍事合作上，美國支持菲律賓增強海上能力，看似是幫助菲律賓發展軍力，實則是鼓動挑唆菲律賓，把菲律賓培養成遏制中國的「先鋒」。

如果菲律賓對美國的「慷慨」感激涕零，那就大錯特錯了。正如上述美國前官員所說，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是維護在亞太地區和全球的霸權，遏制並打擊潛在的挑戰者。也就是說，美國捲入南海地區事務，根本不是為了菲美盟友關係或者對菲律賓的友誼，而是將菲律賓當作遏制中國的一個「工具」。既然是「工具」，失去價值或者用完之後自然就可以拋棄。

菲律賓曾是美國殖民地。1991年菲律賓參議院通過法令結束了美在菲長達近一個世紀的駐軍，但時至今日菲律賓一些人仍然對美國展現出一種「戀母情結」。這種心態導致菲律賓在對外事務上嚴重依賴美國。

或者說，掌握菲律賓國家權力的政客，無視菲律賓真正的國家利益，將菲律賓作為追逐私利的工具。這對菲律賓人民來說，是危險而可悲的。

去年以來，美國在南海問題上進一步挑撥離間，導致菲中關係惡化，南海地區緊張局勢升級。如果菲律賓繼續充當美國的馬前卒，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那最終的下場只能淪為「棄子」。而真正受害的，也只是菲律賓人民！那麼，菲律賓還要繼續做美國盟友嗎？

胡濟衛

## 宋人致仕的晚年生活



特稿

中國古代的官員們退休不叫退休，叫致仕。致仕之制始於春秋，《公羊傳·宣公元年》裡就有「退而致仕」的記載。那麼古人多大年齡才能致仕呢？《尚書大傳·略說》就有記載：「大夫七十而致仕。」當然也有因病而提前致仕的，歐陽修就是屬於這種情況。《宋史·歐陽修傳》說他「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

宋代是文官治理國家，官員服飾的顏色、布料、配飾都非常有講究。在朝為官時，以官位按品級著裝，一旦退休致仕在家，就要脫掉朝服，穿上便服。宋代文人又把便服稱為「野服」，目的是為了和「朝服」相對應，如《宋會要編稿》中記載了范鎮退休後的衣著：「（范鎮）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無貴賤皆野服見之。」古人大都穿衣隨意，喜著「野服」。范鎮曾任翰林學士，和歐陽修是同時代的在朝官員，他們共同修訂了《新唐書》。范鎮退居後，每日只穿「野服」，即使是會見客人也同樣如此。

在《歐陽文忠集》中，有一句詩詞記錄過歐陽修和一位劉姓秀才對弈時的情景：「解衣對子歡何極，玉井移陰下翠桐。」歐陽修在和其他人下棋的時也是身著「野服」，而且還到了「解衣」的地步，可見較為隨意。宋朝的士大夫退休後雖然穿的是便服，但這種便服也是很高檔的。

古代平民一般穿麻衣，條件好點的可以穿棉衣，而士大夫階層可以穿絲錦等布料。《鶴林玉露》對當時便服的款式就有過記載：「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又謂之便服。」由此可見，宋朝士大夫階層在老年致仕之後，衣服和官場上截然不同，皆以便服為主，而且較為隨意。

宋人的飲食講究豐富而不奢靡。北宋著名文學家黃庭堅在《士大夫食時五觀》中曾指出：「五穀、五蔬養人，魚肉養老。」黃庭堅是蘇軾的門生，而蘇軾又是歐陽修的門生，所以，黃庭堅和歐陽修也算很有淵源。多吃五穀、蔬菜和魚，這樣最適合養老。黃庭堅道出了宋朝士大夫的老年飲食習慣。司馬光作為北宋的政治家，他老年生活對飲食也非常注重。司馬光曾倡導：「一杯、一飯、一面、一肉、一菜而已」（馬永卿《嫩真子錄》）。可見，身為大政治家，司馬光的老年飲食並不奢靡。

歐陽修晚年也是一位飲食大家，他寫給兒子歐陽發的信多被收錄於《與大寺丞發》文集，在信中，歐陽修多次提到自己的飲食簡單，還關心遠方的孫子的飲食情況。從歐陽修的信中來看，他除了吃正常的五穀蔬菜外，還吃一些「青黛丸」、「豆蔻丸」等可以治病的藥膳。

宋朝詞人陸游則喜食粥，曾作了一首詩《食粥》：「世人個個學長年，不悟長

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將食粥致神仙。」陸游寫這首詩的時候是南宋慶元四年（公元1198年），當時陸游已經73歲。陸游認為若想延年益壽，最好的食物就是喝粥。的確，人到老年，牙口不好，粥對老人來說較為方便，假如在粥中加入一些食補的藥材，確實能夠延年益壽。《宋史》中曾有過記載，大臣王旦生病，宋真宗親自動手和藥，熬了一碗薯蕷粥，派人給王旦送去。可見，對於宋朝的老年人來說，喝粥非常風靡。

《醉翁亭記》是歐陽修的代表作之一，所以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宋朝士大夫退休後的飲品不過是酒而已。事實上酒雖然是人們每餐的必備，但不代表沒有其它飲品。比如飲子、熱水、牛乳同樣也是宋代老人們的居家飲品。

飲子就是加入果汁的一種飲料。宋朝的《養老奉親書》中記載：「煎取一升半汁，青粟米三合，上取前汁煮作飲，空心食之，日二服，最除熱毒。」飲子在宋朝較為流行，特別是老年人，經常以飲之解渴。

熱水，不僅僅是煮熟的開水，而是泡了其他花草的開水，如豆蔻熱水、菊花熱水等。除了飲子、熱水之外，宋朝老人已經開始食用牛乳，《養老奉親書》中也有記載：「牛乳最宜老人、性平，補血脈，益心。」可見，當時人們已經意識到，牛乳對老人的身體健康幫助很大。

古代士大夫一般是家族式居住，幾代人居住在一起，若父母健在，一般不輕易分家。宋朝的《夷堅志》曾記載一個叫范之綱的人：「婆娑年來家道長進，兩個兒子留意產業；孫男五人……居於累世，真不易得，范之綱與子孫同居。」范之綱祖孫三代人居住在一起，這是宋朝士大夫最典型的居住方式。另外，除了這種祖孫

三代一起居住的方式，也有其他形式，例如，父母和某一個兒子居住在一起，把庶子或其他嫡子分出去。不過，這種形式多出現在農民或商賈之家，士大夫家族則很少見。

歐陽修的居住方式屬於特例，他致仕後帶著老伴居住在滁州，不和兒孫們住在一起。原因有二：一是兒子們都在外地做官，按照大宋王朝的規定，新官上任不允許帶著父母同住；二是歐陽修自己也想放浪形骸，做一個山水之間的隱者。所以，歐陽修的晚年居住方式屬於特殊情況，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宋朝士大夫晚年的居住，不管是家族群居，還是歐陽修式的獨居，都是在「孝」文化的基礎上，做到老有所住，老有所依。歐陽修雖然獨居滁州，但作為曾經的副宰相，身邊的侍從人員眾多，所以他並不孤獨。

有一個詞語叫行穩致遠，宋人的出行以穩妥為上。古人的出行方式本就不多，人到老年時，其出行方式則更加有限。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曾寫道：「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迴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這裡的「行」，是指走路的意思。在古代，大多數老年人的出行方式是走路。若出遠門，則選擇坐轎或坐船。

「漁村酒市本無期，小蹇扁舟信所之」，這句詩是陸游在79歲的時候寫下的《出遊》，陸游已過古稀之年，腿腳不便，乘小舟出行，避免顛簸。

從宋朝士大夫晚年的衣食住行可以看出，宋朝的士大夫到了老年，喜著「野服」（便服），飲食清淡（忌奢靡），幾代同堂（避免獨居），出門講究行穩（選擇合適的代步工具），這對於我們今人來說，也同樣具有借鑒意義啊。

王強

## 泉州洛陽橋：歷史之見證與精神之豐碑



絲路溯源

在福建東南沿海的璀璨明珠——泉州市，洛陽古鎮與洛江區之間，巍然屹立著一座宋代古石橋，名曰洛陽橋。此橋雖遠離中原河南洛陽，卻承載著中原移民對故土的無盡思念與深深紀念。洛陽橋，不僅是泉州城東的標誌性建築，更是世界文化遺產中的瑰寶，以其獨特的文化底蘊和歷史意義，展現了泉州人民獨特的精神風貌。

南宋時期，詩人王十朋南遊至此，面對中原的遙遠與眼前的洛陽橋，心中感慨萬千，留下了「遙望中原萬里遙，南來喜

見洛陽橋」的千古名句。這不僅是對洛陽橋美景的由衷讚美，更是對泉州這片土地深厚文化底蘊的高度認同。

至明代，思想家李贄更以「立如東西塔，臥似洛陽橋」的妙喻，將泉州的地標建築賦予了生動的精神內涵，塔之挺拔與橋之臥波，恰似泉州人民堅韌不拔、勇於開拓的精神象徵。

談及古今興衰變遷，洛陽橋無疑是最佳的見證者。它既是泉州人民「精神標桿」的具象體現，也是泉州歷史長河中忠實的記錄者。回溯歷史長河，宋代泉州百姓以眾籌之力，興建了眾多橋樑，其中洛陽橋以其雄壯的身姿、精湛的工藝而聞名遐邇。這些橋樑如同血脈，將沿海港口與

內陸腹地緊密相連，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使泉州在宋元時期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和世界貿易的繁華之地。

洛陽橋，作為橋樑建築的佼佼者，不僅見證了泉州經濟的輝煌成就，更彰顯了泉州人民「渡人渡己」、無私奉獻的博大胸懷。泉州作為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城市因海而興，海洋文化孕育了閩南人愛拼敢贏的獨特價值觀與生命觀。站在橋上，彷彿能穿越時空，聆聽到歷史的悠悠迴響，感受到那份跨越千年的堅韌與執著。

此外，洛陽橋畔還流傳著一段可歌可泣的抗倭英雄故事。明嘉靖年間，倭寇侵

擾泉州，當地民眾在危難之際挺身而出，與倭寇展開了殊死搏鬥。特別是「十班公媽」的英勇事蹟，更是感人至深。他們為了保護家園，不惜獻出寶貴的生命，最終將倭寇擊退。為了紀念這些抗倭英烈，泉州府衙在遇難處建起了「十班公媽」墓廟，並將每年農曆八月廿八日定為公祭日，以此緬懷先烈、傳承精神。這種眾志成城、不畏強敵的精神，世代傳承，讓泉州在抗日戰爭中成為了福建沿海唯一未被日寇佔領的港口城市。

泉州，這座英雄薈萃的城市，自古以來就孕育了無數傑出的民族英雄，如俞大猷、鄭成功、施琅等。他們的光輝事蹟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後人前行的道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更應銘記前人的犧牲與奮鬥精神，攜手並進，為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不息。而洛陽橋，這座歷史的見證者與精神的豐碑，將永遠屹立在我們的心中，成為激勵我們不斷前行的力量源泉。